

传承古蜀语言文明 打造巴中特色方言名片

中共南江县委党校课题组

摘要：系统、全面地研究中上古蜀语发展史，是汉语方言史和汉语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巴中市所在的川东北地区都属于四川方言的发展区，探究古蜀语在语言发展区的保留和变化，从中可以窥探出巴蜀语言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展及其与华夏语言文化融合、变迁的动态过程。同时，有利于我们挖掘、传承古蜀语言文明中的优秀成分，打造巴中特色方言名片，用乡音唤醒城市发展，用历史底蕴增强巴中人民的文化自信。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了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汇，通过田野调查、分析和比较等方法，试分析了古蜀语词汇在巴中乃至川东北部分地区方言中的保留情况和演化原因。最后，基于巴中方言的发展和保护现状，提出了关于打造巴中特色方言名片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中上古蜀语；巴中方言；方言保护

一、绪论

（一）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汪启明先生在《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中提到：四川地域方言研究的特点是：资料搜集得多，对蜀语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和探讨得少；静态的描写多，动态的分析少；对近代与现代四川方言研究得多，对中上古蜀语研究得少。^[1]在中上古蜀语的研究上，学者大多关注词汇的本字考释等静态研究，很少人关注到词汇变化的原因，例如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词汇的语音发生改变，从而词汇的写法发生变化；抑或者新的文化因素加入，缩小或替代了原有词汇的词义。

川东北地区大多处于四川省与其他省市接壤的边界地区，常年受到战乱和移民的影响，人口流动性较大，属于四川方言的发展区，语言变化较快、较大，对于研究四川方言固有规律的意义可能不大，作为“新派四川话”，常常被研究者忽略。但是，在这种变化中可以窥探巴蜀语言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展及其与华夏语言文化融合的动态过程，形成城市独特的语言文化面貌，体现城市民风民俗变迁过程。而巴中对于城市方言的研究并不多，尚未形成地方特色语言文化名片，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方向。

语言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致力于地域特色语言研究，有利于挖掘、传承古蜀语言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巴中市域的

^[1] 汪启明、赵静《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06期。

民风民俗以及乡音文化特色，为推动巴中特色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复兴助力，形成巴中市自己的个性化文化，结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巴中特色名片。用乡音唤醒城市发展，用历史底蕴增强巴中人民的文化自信。

现当代学者已经着手研究中上古蜀语词汇、语音、词汇以及中上古蜀国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从现有的这些材料中，一方面发掘出现今尚遗存在巴中地区人民生活中的古蜀语词汇，探讨与古意义是否一致；另一方面探索部分古蜀语词汇在巴中地区发生改变或消失的原因。

最后，结合巴中方言发展现状，在方言保护和发扬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二）研究范围界定

首先，关于“中上古”时段的界定，文学界普遍将“上古”定义为夏、商、周、秦汉时期，不过学界关于“中古”界定有许多不一样的意见，本文采用汪启明先生等人在《中上古蜀语考论》一书中对“中古”的界定，即“将中古界定到唐五代，采用较为模糊而不精确的划界。”^[2]

第二，关于语料范围的界定，中上古时期蜀语语料保存的并不多，想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古蜀语，难度很大。能够利用仅仅是一些比较零散的语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蜀地文人的作品，如《华阳国志》，作为中国第一部地方

^[2] 汪启明、赵振铎、赵静、伍宗文《中上古蜀语考论》，中华书局 2018 年。

志，《华阳国志》对于研究四川方言和古蜀语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汉代蜀中三大家作品、陈寿的《三国志》以及唐代陈子昂等人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古蜀语。

2.语言文字学著作，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杨雄的《方言》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

3.前人对蜀语的研究成果，如李实的《蜀语》，虽然成书于明代，但结合其他文献材料，对比得出《蜀语》中保存了一些古蜀语，这也体现出古蜀语的稳定性。其次，张慎仪、杭世骏、章太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搜集了很多古蜀语词汇，加以整理之后也可以利用。

4.有一少部分材料来源于宋代蜀地文人的作品，但大部分使用唐五代之前的语料。

5.另外，参照《中上古蜀语考论》一书，本文将古蜀语词汇分为两大类，一是文献或材料中明确指出此词为蜀地特有的词汇；二是张慎仪《蜀方言》这类书中存古义的、在唐五代以前文献中又出现过的词语。这类词语并未标明是蜀地特有，但于蜀地通行，甚至意义流传至今。

（三）研究现状

1.古蜀语的研究现状

历代以来，文人学者对古蜀语的研究仅停留在记录的层面，如：西汉时期扬雄的《方言》，李实《蜀语》，清代杭世骏《续方言》及程先甲、徐乃昌的补续之作，张慎仪《蜀方言》等。

由于缺乏研究材料等原因,近现代学者对中上古蜀语的研究一直没有重大突破。直到2006年,西南交通大学汪启明老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上古蜀语考论》(项目编号06XYY014),并在2016年出版专著《中上古蜀语考论》。

此外,学界对古蜀语的研究主要分为语音、词汇、文字三个方面。

语音方面:汪启明的《古蜀语音发展散论》中谈到汉语的重要语言基础和源头即是古蜀语,可以说是巴蜀方言、四川方言的“前世”。

词汇方面:郑振铎的《古蜀语词汇论纲》从扬雄《方言》、许慎《说文》和前人的一些注释中考察古蜀语的词汇,对其进行研究,具有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双重价值^[3];又如赵静在《〈华阳国志〉中蜀语词考释》阐释了古蜀语言与古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的语言以及现在的四川话的区别。隋唐以前的巴蜀方言词大部分已经消失,只有少数保存下来,其中有的意义上还发生了变化^[4];其次,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训诂学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而段氏在注文中引用了一些四川的方言和名物以印证古语古事物,是其特色之一,罗宪华、经本植在《〈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中就此一特点,略作了介绍^[5]。

文字方面:冯广宏在《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中运用对照法,

^[3] 赵振铎.《古蜀语词汇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15;

^[4] 赵静.《〈华阳国志〉中蜀语词考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15;

^[5] 罗宪华、经本植.《〈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将巴蜀文字与古汉字对照起来解读，以此为突破，从而进行巴蜀文字研究。

另外，刘道军运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巴蜀文字进行了总结和探讨，揭示了其特点、规律和真实的含义，发挥了其第三重证据的作用^[6]。

此外，钱玉趾在《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段渝在《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中也谈到了关于古蜀文字的相关问题。

2.巴中方言的研究现状

语音方面：彭金祥对四川东部方言语音系统作了分析和探讨，通过其声、韵、调的对比来研究其差异，反映其语音发展规律^[7]。

词汇语法方面：查中林、杨华运用现代方言和古汉语词语互证的方法，对现代四川方言中的副词“划”进行了解释，并由此分析了近代汉语中作副词的“划”、“划地(的)”的意义和用法^[8]，这种方法值得借鉴。王启涛的《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就川东地区至今仍广泛使用的一些特殊方言词汇进行了溯源分析^[9]；郝志伦在《川东方言本字考》中对川东方言中部分词语的本字、读音、意义进行了归纳整理，考证阐释^[10]；

系统的词汇研究以苗春华《南江方言研究》为代表，文中列举了南江方言词汇词条，讨论了南江方言的音系特点、音变现象

^[6] 刘道军《论巴蜀文字与古蜀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7] 彭金祥《川东方言语音系统及其内部差异》.达县师专学报.2006年第四期 16卷 73-75页；

^[8] 查中林、杨华《说“划”、“划地(的)”》.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五期 10-11页

^[9] 王启涛《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0] 郝志伦《川东方言本字考》.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2010.11.1

和常见的语法现象。

此外，张俊之《川北方言中的副词“便”》、冯桂容《四川巴中方言亲属称谓研究》中也包含了对巴中方言词汇的探讨。

文字方面：尚少涉猎，郝志伦的《川东方言本字考》对川东方言中部分词语的本字、读音、意义进行了归纳整理,考证阐释。

[11]

（二）本文存在的问题

首先，可以确定为中上古蜀语词汇的语料很少，并且，年代久远，很难找到可以佐证的材料。

其次，尚没有完备、权威的中上古蜀语的语音系统，很难将古音与现在的语音做对比。古蜀语词汇的本字很难考证，在作古今比较时也是一大难题。

最后，针对方言保护的措施很多，但方言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相关措施需要历经实践，在实践中找到最适合的路径，因此具有不确定性。

^[11] 郝志伦《川东方言本字考》.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2010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2010.11.1

二、古蜀语在巴中方言中的遗存

（一）古蜀语概况

要确定哪些词汇是古蜀语词汇是一个繁复而庞杂的工程，并且不能轻易下结论，据统计，被收录的、可确定的中上古时期蜀语词汇概况如下：

杭世骏《续方言》中收录了 22 个；张慎仪《方言别录》中有 108 个；张慎仪《蜀方言》中唐五代以前文献有使用过的词汇共计 331 个；李实《蜀语》中唐五代以前文献有使用过的词汇共计 281 个。以上各书中有记载重复的情况。

（二）遗存词汇举例

川东北地区现主要包括巴中、达州、南充、广安、广元五个地级市，以巴中为例，虽然由于移民、战乱等各种原因，古音、古词保留的相对较少，但是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已经定居在这里的人民普遍具有安土重迁的思想，日常口语和表示常用器物等词汇代代相传，变化较小。

结合前辈的研究成果以及巴中地区方言现状，举几例沿用至今的中上古时期蜀语词汇，如下：

1. 苦菜

《名医别录》：“苦菜，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阴干。”^[12]《名医别录》一书大致成书于汉末，时间上属于上古时期，并且由“生于益州”可确定“苦菜”是蜀地的

^[12] 《苦菜》，互联网，中药世家

产物，所以可将“苦菜”一词可归于古蜀语词汇。

另外，在五代后蜀韩保升等人编著的《蜀本草》中也有记载：“《图经》云：春华夏实，至秋复生，华而不实，经冬而凋”。

其他文献记载情况如下：

《桐君药录》：“苦菜三月生，扶疏，六月花从叶出，茎直花黄，八月实黑，实落根复生，冬不枯。”

《本草纲目》：“苦菜，即苦苣也。家栽者呼为苦苣，实一物也。春初生苗，有赤茎、白茎二种，其茎中空而肥，折之有白汁出。叶似花萝卜菜叶，而色绿带碧，上叶抱茎，梢叶似鹤嘴，每叶分叉，擢挺如穿叶状。开黄花，如初绽野菊。一花结子一丛，如茼蒿子及鹤虱子，花罢则收敛。子上有白毛茸茸，随风飘扬，落处即生。”^[13]

在明代云南人兰茂的《滇南本草》中则记载为：“苦马菜，一名羊奶菜。”

按照上文所描述的可推断出古蜀语中的苦菜与现在苦菜为同物。在巴中，人们谓之“苦菜”、“苦麻（马）菜”，却没有“羊奶菜”一说。

2.坝

《玉篇·土部》：“蜀人谓平川曰坝。”《玉篇》成书于南朝，《南史》中记载“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书中明确指出蜀人将平川称为“坝”，故可确定“坝”为古蜀语词汇。

^[13] 尚志钧《〈本草经〉“苦菜”释》，《中药材》1989

另外，在《广韵·禡韵》中也有记载：“坝，必驾切，音霸，蜀人谓平川曰坝。”

对比巴中地区的语言，古蜀语词“坝”的字音、字形、字义都与现在一致，但由于人们的语言习惯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一般会说：“坝子”、“坝坝儿”等，如“石头坝子”、“在坝坝儿里晒太阳”，很少单用“坝”字。

3.先后

《汉书·郊祀志》：“神君者，长陵之女，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颜师古注：“先音苏见反，后音胡构反，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谓之妯娌，音妯里。”^[14]

“先后”一词收录于代李实的《蜀语》一书中。陕西人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时写道：“今关中俗呼为先后”，虽未说明是蜀地特有词汇，但关中与四川接壤，存在语言相近和语言接触的可能性，并且其意义跟如今相同，所以将“先后”归为古蜀语词汇。

现今，在川东北部分地区，如剑阁、南江等地依然有这样的称呼，但是读音有所不同，“先后”读为[xuán, hòu]，如：“你们两先后在煮饭哦。”

4.牴

《方言·卷一》：“牴，会也。雍梁之间曰牴，秦晋亦曰牴。”在《尚书·禹贡》中蜀属于梁州，汉武帝用益州代替了梁州，后来的人们以“梁益”代表蜀地，所以可确定“牴”为古蜀语词汇。

^[14] 张美兰《〈蜀语校补〉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

在巴中方言中，“抵”依然有“到、至、会”的意思，例如“抵拢倒拐”，意为：“走到尽头再右转或者左转。”

5.白雨

唐·李白《宿鰕湖诗》：“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据考证，李白少年时曾在四川待过，并且时间不短，他的诗中时常有蜀方言的影子，而且“白雨”一词甚少在其他文人的作品中出现，故可确定是古蜀语词汇。

并且，四川安县作家沙汀在《困兽记》十八中写道：“他每天下午都要钓鱼，逢到打过白雨，就上山捡菌子。”^[15]

“白雨”一词在今巴中地区依然通行，如：“打白雨了，快回去收谷子。”

6.连枷 连枷

《说文·木部》：“拂，击禾连枷也。”“连枷”一词被李实收录在《蜀语》之中，虽不是蜀地特有，但是在蜀地通行，并且保留至今，所以将其归为古蜀语词汇。

宋代诗人范成大在《秋日田园杂兴》诗之八中写道：“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现在巴中农村依然可以见到连枷，形状、用途也与记载的一致，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农村这样的农具逐渐被器械替代，在不久的将来，“连枷”一词也将成为明日黄花。

7.笆筛子

^[15] 孙鹏英《异形字母词语的成因》，《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2

《方言》：“自关而西之人，谓簠曰。”，《方言》中有这样的表述：“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故可确定自关而西包括梁益等广大地区，^[16]所以“箴”亦在蜀地通行。并且张慎仪《蜀方言》卷下中收录：“晾谷之簠，曰箴子。”

《广韵》：“箴，征例切，音制。”

箴子，即晾晒东西的竹器，在巴中地区，例如南江农村，还能见到“箴子”，不仅用于晾晒东西，卷起来还可以用来储存谷物。

8. 杷

《说文解字·木部》：“杷，收麦器。”张慎仪的《蜀方言》中收录了此字，并且意义与现在相同，所以将它归为古蜀语词汇。

汉·王褒《僮约》：“曲竹作杷，削治鹿卢。”

杷，读作[pá]，是一种有长齿和长柄的农具，用以耙梳和聚拢，多用竹、木和铁等制成。在南江农村，有“铁杷”，由铁制成，主要用于勾捡猪圈、牛圈的粪便；有“木叶杷”，用竹子制成；有“耖杷子”，由木头制成，各地做法不同，有些没有长齿，主要用于晒谷时将谷物耖平整以及收谷时将谷物聚拢。

与“杷”字同理，以下扇、薅、濛、藉箕、窖、菌、阜荚、莉、槽、圈、蠹、播都属于《蜀方言》或者《蜀语》中收录的、存古义的，在唐五代以前文献中又出现过的词语。这类词语并未标明是蜀地特有，但于蜀地通行，甚至意义流传至今，故归为古蜀语

^[16] 扬雄《方言》

词汇。

9. 厠

《玉篇》：“乌何切，音阿。上厕也。”在巴中地区读作[wō]，意为：排泄大小便，厠屎、厠尿、厠痢。

10. 濛

《说文解字·水部》：“莫红切，微雨也。从水蒙声。”

《诗·豳风·东山》：“零雨其濛。”

现在在巴中地区依旧有“濛濛雨”的说法，意为小雨，部分地方也称之为“毛毛雨”。

11. 簋 筩

《方言》：“南楚谓之筩。”南楚之地与蜀地接壤，二者语言存在相似性，如今湖南方言跟四川方言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类篇》：“陈留谓饭帚曰筩，一曰饭器，容五升。”

筩，盛饭、滤饭的竹器，是农村柴火饭的必备器具，但是随着电饭煲等工具的普及，筩的用处以及适用范围将越来越小。

12. 窖

第一，用作名词时，意为藏谷麦等作物的地穴，南江农村有“窖窖”，冬天可用于保温，能有效防止红苕、洋芋被冻伤。如：

《说文解字·穴部》：“窖，地藏也。”

《礼记·月令》：“穿窬窖”，注：“橢曰窬，方曰窖。”

第二，用作动词时，意为贮藏、埋藏，如“把窖窖在窖窖里。”

如：

《史记·货殖列传》：“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

13. 筛

第一，竹器。有孔以下物，去粗取细。如：

唐·李洞《喜鸾公自蜀归》：“扫石月盈帚，滤泉花满筛。”

第二，用筛子分离东西，如筛米、筛沙，^[17]又如：

《汉书·贾山传》：“筛土筑阿房之宫。”颜师古注：筛以竹篴为之。

在巴中地区，“筛”的两个意思都保留至今，如：“用筛子筛米。”

14. 篴

《正韵》：“弥列切，音蔑，竹皮也，”

《说文解字·竹部》：“篴，竹肤也。”按，竹外青也，亦谓之筠析，声转谓之篴。在南江农村有“篴条”、“黄篴”的说法，可用于编“背系”、“背篴”等竹器。

15. 薹

《集韵》：“堂来切，音台，芸薹，菜名。”

薹，蒜、韭菜、油菜等中心长出来的花茎，在巴中有“起薹子”的说法，例如：这丛白菜都起薹子了哦。

16. 菌

^[17] 《筛怎么读》，互联网

《尔雅·释草》：“菌，小者菌。”

菌，地蕈，巴中人将菇类都称为“菌子”，如：“去山上捡菌子。”

17. 莉[18]

《唐韵》：“七赐切，音刺。”

《玉篇》：“芒也，草木针也”。

《鵠冠子·世兵篇》：“非过材之莉也。”

《正字通》：“与茱同。 [19]”

现今巴中地区仍保留了此词，即泛指草木的刺，也专指一种植物，花淡黄白色，果实成熟时为黑红色，称之为“刺范儿”，可食用，但不能过量。

18. 槽

《说文解字·木部》：“畜兽之食器也。”

《玉篇》：“马槽也。”

《晋书·宣帝纪》：“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

韩愈《马说》：“骈死于槽枥之间。”[20]

一种长方形器具，用来盛放牲畜的饲料或水，如马槽、猪食槽。在南江有“槽头肉”一说，即猪颈部的肉。

19. 圈

《说文解字·口部》：“圈，养畜之闲也。”

[18] 汉典网

[19] 互联网

[20] 汉典网

《管子·立政》：“圈属。”注曰：“羊豕之类也。”

《汉书·张释之传》：“登虎圈。”注曰：“养兽之所。”

《史记·张释之列传》：“从行登虎圈。”^[21]

在巴中地区，圈的本义和读音都保留了下来，如“猪圈、牛圈、鸡圈子”。

20. 蠹

《说文解字·虫部》：“螫也，从虫，呼各切。”段玉裁注：“螫也。蠹螫盖本一字。若声赦声同部也。或读呼各切。山东行此音。或读式亦切。关西行此音。见释玄应书。今人乃以此篆切呼各。下篆切式亦。分而二之。从虫。若省声。呼各切。五部。”从段注中可见关西之地有此词汇。^[22]

巴中地区读作[huó]，义与古同，如“毛毛虫蠹人”。

21. 搗

《玉篇》：“力堆切，音雷。研物也。”

《集韵》：“作搗。”

搗，研磨，读作[luéi]，如“搗细”、“搗药”，即把西药或中药研磨成粉末。

尽管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这些词语在移民、文化交流中依然在巴中地区存活了下来，体现了语言、词汇的相对稳定性。

由于记载中上古蜀语的文献不多，并且收集文献资料有一定的困难，很多词汇未能找到对应的、有说服力的文献做支撑，因

^[21] 汉典网

^[22] 汉典网

此，本文能够确定为中上古蜀语且至今意义、写法、读音都相同的仅以上二十一个词条。

三、古蜀语在巴中方言中的演化

（一）演化原因概述

动乱、移民等历史变迁给巴中地区人民生活 and 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语言的发展脱离常轨、发生重大的改变，宋元以后是重要时期之一。在四川历史上，元以后的比较大的外来移民高潮有两个时期：明初移民和清前期移民。

例如，明初洪武年间移民的落籍地，主要是在川东、川中地区。^[23]李懋军根据《明一统志》中各县里甲数对四川人口密集区做出的分析，有南充、重庆周围地区，奉节、三台等地区，这个时期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广行省，即今湖南、湖北、广西、广东、贵州的一部分。这些地区的方言对川东北地区的方言影响较大。亦或是口口相传的过程中，由于各自的语音不同导致了词汇的写法的改变。

（二）演化词语举例

古蜀语词汇中有很多词的意义如今已经发生了改变，例如：

1. 沅

原指长时间浸泡，使起变化。

《周礼·考工记上·旉氏》：“涑丝以浼水，沅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郑玄注：“浼水，以灰所沸水也。沅，渐也。楚人曰沅，齐人曰淒。”

^[23]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01):56-63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即“浸泡”。如今在巴中地区不读“沤”，而读“淩”，有“浸泡”的意思，如“淩衣裳”，还有“使软化”的意思，例如“淩豆豉”。

2.交让木 交让

《蜀中广记》卷六一中对其注释：“交让，木名，两树对生，一树枯则一树荣。”由此可以确定交让确实在蜀地生长过，大约跟现在的石楠同种。

另外，在《蜀都赋》：“梗楠幽蔼”、“交让所植”

交让木这个树种在巴中依然存在，例如在巴中南龕寺等地皆有种植，唐代严武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便提到：“楚江长流对楚寺，楠木幽生赤崖背。”

但是如今“交让木”一词已然消失，消失的原因大致有两个：

第一，在中上古时期，“交让”一词的通行范围很小，仅限于蜀地，其他地区皆称为“楠木”。各朝代的文献中也多记载为“楠木”，而并非“交让”。久而久之，随着各地、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交让”失去了在巴中地区方言史上的一席之地，人们只知“楠木”，而不知“交让”。

第二，兰勇《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一文中提到：由于人们无节制地开采以及自然气候变化，楠木的生长分布地点不断缩小。知道楠木这一树种的人越来越少，“交让”一词也逐渐退出巴中人民的生活舞台。

3.俘鬱

陈藏器《本草》：“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鬱。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置枕中，令夫妻相悦。”由此可见“俘鬱”是古蜀语词汇。

根据材料记载基本可确定“俘鬱”是蚁蛉科动物黄足蚁蛉的幼虫，即现今巴中方言中的“地牯牛儿”，主要分布于华南、台湾、四川等地。

“俘鬱”一词在巴中地区消失的原因，作以下两个方面推测：

俘鬱的别名太多，各地叫法差异大，如“砂俘子、倒行拘子、睡虫、沙牯牛、地拱”等等，秦统一之后，蜀地与外界的接触更多，文化交流更频繁，蜀人主动接受了其他地方的叫法。

结合历史上几次移民以及“地牯牛儿”的生长分布情况来看，由“俘鬱”变成“地牯牛”离不开移民的影响，但无法确定“地牯牛”一词确切的来源。

4. 巢菜

苏轼《元修菜》诗序：“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苏轼写道“吾乡之巢”，可以确定“巢菜”是蜀地的物产。^[24]

并且，《韵语阳秋》中写道“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这证明“巢菜”是蜀地的特有食品名称，其他地方没有。

《云麓漫钞》卷五：“东坡诗云‘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汉东人以豌豆苗为菜，云：‘蜀人以

^[24] 白编《近代汉语词典》

为漫头，号巢菜。””

清代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薇”时谈到“蜀人谓之大巢菜，今四川人掐豌豆嫩梢食之，谓之豌豆颠颠。”

“巢菜”的通行范围本来就很小，经过几次移民，在清代“巢菜”一词在四川已经行不通了，基本已经演化为“豌豆颠（尖）”。

如今，在巴中地区已经没有“巢菜”一词，通行词为“豌豆颠（尖）”。

5. 菹香

《风土记》：“蕊，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谓菹香。蕊与藪同。”由此可见菹香是蜀地名物，可归为古蜀语词汇。

另外，唐《本草》注曰：“藪菜叶似荞麦，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山谷阴处。山南江左好生食之。关中谓之菹菜”

但在卢文弨《广雅注》中记载为：“藪，一名岑菜，今吾杭食黄鱼必剂之以藪，俗名鱼腥草是也。”

根据材料可以确定“菹菜”就是鱼腥草，又名折耳根。

但在巴中等地区，既不称之为鱼腥草也不是折耳根，最常见的叫法是“脆子根”。

6. 寻

《方言》卷一：“寻，长也。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问凡物长为之寻。”梁益之地即蜀地，所以能够确定“寻”是古蜀地的度量单位，可归为古蜀语词汇。

陈子昂《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古蜀语词“寻”是度量单位，《说文》：“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近代以来，度量单位基本统一成“米”、“尺”之类的单位，知识体系的变化和统一促使了“寻”这一度量单位在巴中地区的消失。

现今，“寻”的词性和意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今意为：“动词；寻找。”

7.薤

陆游《饭罢戏作》：“东门买彘骨，醢酱点橙薤。”陆游在成都见到此景，“彘骨”、“橙薤”仅见于此，应当是蜀地方有的食物名称。^[25]故归为古蜀语词汇。

据资料显示，薤，音[xiè]，又名藠头、薤白头、野蒜，南方多地皆有种植，如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北方相对较少。

现在，巴中地区称“薤”为“藠头”。

8.黎祁

陆游《邻曲》：“拭盘推连展，洗釜注黎祁”，并且在注释中写道：“蜀人呼豆腐为黎祁。”由此可见，黎祁是古蜀语词汇。

“黎祁”一词作为豆腐的别名，已经从巴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中消失了。

如今，大多都称豆腐为“灰猫儿”、“灰妹儿”，这与清代四川爆发的一场虎患有关，各地来的移民深受其害，他们对老虎非常

^[25] 汪启明、赵振铎、赵静、伍宗文《中上古蜀语考论》456页，中华书局2018年。

畏惧，称老虎为“猫儿”，而“腐”与“虎”同音，为了避“老虎”讳，便将豆腐称作“灰猫儿”，四川各地发音大同小异，例如永川人叫“灰猫”，巴中、南溪、大足等地叫做“灰猫儿”。虽然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不再受老虎的侵害，但是这种叫法代代相传，已经刻在了人们的生活中，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9. 煨

《说文解字·火部》：“煨，盆中火也。”并且收录在《蜀方言》中，可以归为古蜀语词汇，但今义与古义有出入。

《通俗文》：“热灰谓之煨。”

《唐韵》：“乌灰切。”

中上古时期“煨”作名词使用，但是现在在巴中地区用作动词，意为：用文火烧熟或加热，例如煨热、煨茶、煨药。

在湖南、江西等地，“煨”也有埋入炭灰至熟的用法，如湖南资兴话，江西南昌话。这表明，各地方言已经有了接触和融汇。

与“煨”同理，以下籛、糠、𪎭、𪎭、𪎭、𪎭、𪎭、𪎭、𪎭、𪎭都是被收录在《蜀方言》、《蜀语》中，在唐五代以前文献中有用过，与古意一致，但如今意义或用法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将它们归为演化的古蜀语词汇。

10. 籛

《集韵》：“离盐切，音廉。镜籛也。”

《列女传》：“置镜籛中。”

《急就篇注》：“籛，盛镜之器，若今镜匣也。”

《广韵》：“与匳同，盛香器。”^[26]

簌的意义依然有保留，但是写法已经简化为“奩”。如：

川剧《柳荫记》第一场：“去与奴才传话，她若谨守闺阃，异日出阁，挑选高门大户，与她多办陪奩。”

巴金《春》七：“我看你们读书也是白读，你们姑娘读英文有什么用？横竖少不了你们的陪奩。”

在巴中地区，奩泛指精巧的小匣子，例如“陪奩”，指女儿出嫁时的嫁妆。嫁妆里通常会有梳妆台、梳妆镜，这一点保留了“簌”的古义。

11. 糠

《说文解字·禾部》：“谷皮也。从禾从米，庚声。”

《唐韵》：“苦冈切。”

《集韵》：“丘冈切《正韵》丘刚切，音康。”

《前汉·贡禹传》：“妻子糠豆不赡。”

《庄子·天运篇》：“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27]

今意义与古时相同，但是写法大都统一成“糠”，如“米糠”，在南江农村，糠主要用于给猪拌猪饲料。

12. 麸

《说文解字·麦部》：“小麦屑皮也。”

《广韵》：“芳无切”

今意义与古时相同，写法简化成“麸”，如“麦麸”，与糠一样，

^[26] 汉典网

^[27] 汉典网

主要用作

给猪等牲畜拌饲料。

13. 澱

《说文解字注》：“滓滋也。从水殿聲。堂練切。”

《宋史·卷九二·河渠志》：“今第见水即以杷濬之，水当随杷改趋直河，苟置数千杷，则诸河浅澱，皆非所患。”

澱，同淀，即渣滓，液体里沉下的东西，也指难溶解的物质下沉到溶液底层，如“水里光淀淀。”意义和读音未曾发生改变，但现今通行的写法是“淀”而非“澱”。

14. 蛀

一种咬食木材、书籍、稻米等的虫。如：

《说文解字·虫部》：“木中蟲。从蛭囊聲。蝨，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长说。当故切。”段玉裁注：“木中蟲。在木中食木者也。今俗谓之蛀。音注。左傳曰。公聚朽蠹。从蛭。囊聲。当故切。五部。”

《广韵·去声》：“蛀，蛀虫。”

又蠹蚀，作动词，被蛀虫咬坏，如：

苏轼《格物粗谈》：“木犀蛀者，用芝麻带壳悬树上。”^[28]

在今巴中地区，“蛀”更多时候是用作动词，如“米蛀了”、“木头蛀了，朽得很”。

15. 胆

^[28] 汉典网

《说文解字·肉部》：“蝇乳肉中生虫也。”段玉裁注：“蝇乳肉中也。三苍曰。蝇乳肉中曰胆。通俗文云。肉中虫曰胆。周禮蜡氏注。蜡、骨肉腐臭蝇虫所蜡也。蜡读如狙司之狙。按狙司俗作覿伺。”

《唐韵》：“七余切。”

《集韵》：“千余切，音疽。”

《广韵》：“虫在肉中。”

胆，意义和读音都未改变，但通行写法已经简化为“蛆”。

16. 𦵏

耗尽，如：

《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赞》：“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𦵏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颜师古注：“𦵏，减也。言渐少而尽也。”𦵏：消耗净尽。

消耗，如：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𦵏费无功。”

稻类植物，如：

《说文解字·禾部》：“稻属。”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𦵏。”^[29]

在巴中地区未曾种植过“𦵏”，故而在巴中地区只有“消耗、耗尽”的意思，并且字形已经演化成“耗”。

^[29] 汉典网

以上，便是本文能够确定已经发生演化的中上古蜀语词汇。中华文化兼容并包，无论是因为移民，或是因为文化接触，这些演化的词语无不体现出古蜀国文化与华夏民族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

四、巴中方言现状及保护措施

（一）巴中方言保护和发展现状

方言是一个地区内部通行的语言，随着历史不断变迁和发展，方言也积极地反映着各地方的文化特色，是传播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步，方言的力量逐渐被削弱，方言保护问题亟待解决。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为方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在此契机之下，巴中市积极响应，守正创新，推行了一系列方言保护和发展措施，为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当地特色语言文化蓄力赋能。

一是在传承中保护方言。在文学创作上，提倡运用方言写出风土人情。例如散文《春芽盐菜》《妙趣横生的南江山歌》、散文诗《雨过“红四门”》《月月红》、小说《南江有个牛娃子》《大巴山的骄子》等，这些作品大多都掺杂了方言，反映出了巴中独特的民俗风貌。在文艺创作上，巴中市结合自身文化基因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并用方言进行演出。例如《大巴山红军歌 29 首》《巴山背篋歌》《打桐子》《喊山谣》等。除此之外，南江县还设置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所，确定相应传承人，对濒临消失的特色文化进行传承。目前已设置巴山背儿歌传习所、说春传习所、南江民歌传习所、石工号子传习所等。^[30]

二是在保存中保护方言。一方面在博物馆中对实物资料进行

^[30] 南府办【2008】246 号《南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南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所命名授牌的通知》

保存，例如红军石刻标语。另一方面在地方志中对方言进行专门记载，例如 1994 版《巴中县志》《南江县志》《通江县志》。最后，形成相应语音库对地方语音和文字进行保存，例如已将南江方言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类别，2016 年纳入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保护范畴，同时在省语委的统筹下，由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专家已进行实地录制，收录于四川方言语音库。

三是在发展中保护方言。在方言的传承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了巴中方言中积极有趣的内容，并融入现代元素，在公园、景区等场所打造人文景观，加强文化植入。

尽管已采取措施对方言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但未建立方言文化立体保护体系。**一是**没有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抓手的完整体系。政府、社区、企业、团体、个人的立体保护网络体系不完备，要素缺失，影响方言文化与文旅、经济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二是在**方言保护与传播中，其采取的传播载体始终滞后于当前新媒体发展的速度，常常陷入缺乏新形态和新载体的尴尬。最初的“方言文化博主”，多为学者、或方言文化爱好者。随着微博、微信、各类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公众视线被转移，“博主”艰难维持，许多博客已经停止更新。

（二）关于打造巴中特色方言名片的几点建议

一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各地开展方言保护和研究。一方面，实施地方方言保护研究专项工程。以课题形式实施，每年投入资金，对方言语系科研项目给予支持。设置建设周期，实现对有代

表性的重点地区方言进行基础整理和研究。对于已经有研究基础的设立重点项目给予倾斜。同时建立政府职能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社会机构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在项目申报方式上进行创新，打破壁垒，允许民间组织和个人进行申报，把全体有志于此项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全部纳入到研究体系中来。另一方面，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编撰地方方言词典。支持有研究基础、条件具备的机构和个人开展方言词典的编撰工作。

二是要重视开展方言资料整理工作。要加大抢救力度，利用数字技术，将方言博物馆化，形成语音库，作为文化资源保存下来，或是通过指定传承人等方式进行有限度地保护。

三是提高方言使用率。语言的生命力体现在使用中，要保护方言就要让它能被使用。方言首先离不开青少年的学习使用。如开设专门方言课程，让学生们了解方言的发展史以及语法结构等相关知识；开展方言进课堂等地方文化普及活动，通过地方文化传承激活方言使用。面向社会层面，可以开设专门的方言频道或者节目，加大方言传播力度，内容可以是有关方言的民俗民风串讲、当地方言的历史文化详情介绍和日常生活中有意思的小片段，鼓励大家积极说方言。或是设立地方文化节等活动，以此为契机让方言以相关的小品、戏曲等文艺形式得以延续。

四是发挥新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在抖音 APP 等短视频平台上，已有不少表现巴中风土人情的用户，他们或是用方言交流，或是宣传巴中的美食美景，收效良好。这也为我们保护方言提供

了新思路。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也要学会运用新媒体平台去做好保护方言的工作，加快保护方言的进程，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不定期地上传有关方言的短视频，同时也鼓励个人上传正面的有意义的短视频，这是群众接触保护方言工作最便捷的方式。

如此，既能起到宣传方言的作用，又能唤醒大众对方言的认同感，加深对方言的亲近感，还能满足他们对本土历史文化了解和的好奇心，引导大众学习、探讨方言背后的文化底蕴。

五是加强方言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力度。一要多层次立体开发“方言文旅产品”。随着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见多识广的旅游者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从单纯的观赏性需求上升到观赏、体验、融入等不同维度与层次的需求，从而要求旅游企业进行“方言文旅产品”开发时可以采用多层次立体开发的策略。基于旅游体验者的角度，有针对性提供不同需求，其分类如下：语音产品、视觉产品、语音 + 视觉产品、综合体验产品（活动）4类。根据这4种类型，构建“静态+动态”“室内+室外”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开发网络。**二要**培育“方言文旅产品”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旅游企业应借助文旅产品开发宣传平台，加快打造“方言文旅产品”的特色品牌。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提升方言文化的软实力，保持其方言文旅产品的亲和力。尤其是，保持方言文化的朴实性和传统性的，确保其市场竞争优势，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南江方言“抵拢倒拐”，意为：“走到尽头再

右转或者左转。”这句话在旅游区作为指示标语和游客学习语，颇受欢迎。另一方面，我们的特色方言文旅产品开发必须与国内外其他地区文化产业市场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中借鉴学习，形成了吸引游客的特色文旅产品线路，开创文旅产品创新模式。例如：在南江可推出“光雾山 + 特色背二歌之旅”线路，结合景区旅游，保留原汁原味的南江方言特色，进一步将其打造为文旅品牌。

三要加大文创产品设计力度，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做好旅游纪念品设计。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每个地区的名胜古迹已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巴中市域内有不少著名游览景点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如光雾山、米仓山森林公园、牟阳故城、诺水河等。要使巴中旅游业更深入人心，应充分利用旅游纪念品设计使巴中文化走向世界。在设计方言文创产品的时候，可以借助风景名胜的名气进行创意包装设计，迅速提升产品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做强地方特色食品包装设计。地方特色食品包装结合当地的方言文化资源，使其成为本地产品名片，增强地域特色，带动地方特色食品的销量，提高巴中方言文化的知名度。巴中特产资源丰富，可基于自身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突出地域文化，例如：在黄羊、核桃、银耳等产品的包装上拓展一系列的方言文创产品，以多种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包装设计的文化内涵。

五、结论

蜀语发展的情况在时间的延续上既有分化也有统一，是随时、随地而变化的。

总的来看，一方面，古蜀语具有传承性。历史上的古蜀语是如今“四川方言”的底层，尽管很多词汇已经发生改变，或简化、或消失，但依然可以看见古蜀语的影子。从以巴中为例的川东北地区这个语言发展区都可以找出不少保存至今的古蜀语词汇，由此可见古蜀语是现代四川方言的“基因”，是轻易改变不了的。很多词语从百姓日常用语到文人用语再到固有方言词，他们长期保存着自己的特点，因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历经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之后，依然承载着古蜀语的特征和古蜀国的文化，同时还滋养着四川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古蜀语也有变动性，这种变动或来源于自然、主动的接触和融合，如通商、通婚、外交、迁移等，或源自被迫的接触，如战争、罪犯迁移等。但又离不开一宗——人口的迁移，人是语言、文化最生动的载体，也是方言形成的真正动因。古蜀语的演化可大致分为这四类，第一，字形、字义皆同，唯音转，大多与人口迁移及这些人所操方音有关。第二，字形、字音皆同，唯意义发生变化，如词义扩大、词义缩小。第三，字音、字义皆同，唯字形变化，如由繁化简。第四，此词汇已经完全消失殆尽，这类演化可能是此物在巴中地区已经不多见，或是已经消失，自然无人记得。

因此，方言能够展现当地的民风民俗面貌，体现当地的文化变迁历程。研究和传承巴中方言，要合理运用语音库、节目表演、征文、开发文旅产品等多种形式，弥补巴中在方言保护上的空白，推出巴中自己的特色语言文化项目，加强巴中本土特色文化宣传力度，传承好巴中优秀地方文化，逐步增强巴中人民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中上古蜀语考论》.中华书局.2017.12
- [2]汪启明《古蜀语音发展散论》.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4.3.5；
- [3]赵振铎《古蜀语词汇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15；
- [4] 罗宪华、经本植《<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
- [5]赵静《<华阳国志>中蜀语词考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15；
- [6]王文虎等编《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1；
- [7]王洪林编著《四川方言汇通》.巴蜀书社.2008.09
- [8]冯广宏《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 年第三期 12 卷 1-5 页；
- [9][明]李实《蜀语》.中华书局.1985；
- [10]彭金祥《川东方言语音系统及其内部差异》.达县师专学报.2006 年第四期 16 卷 73-75 页；
- [11]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 年第 1 期；
- [12]黄尚军《四川话部分词语本字考》.《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95 年第 70 辑；
- [13]王启涛《司马相如赋与四川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 [14]郝志伦《川东方言本字考》.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2010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2010.11.1
- [15]罗韵希《四川方言中保留的古语》.《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

[16] 杨小平《南充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10.08；

[17] 冯桂容《四川巴中方言亲属称谓研究》.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4;

[18] 苗春华《南江方言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

[19]郑岚心《川东方言研究综述》.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8.7

[20]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2002.09；

课题组成员：

易旺明，南江县委党校副校长，生于1975年12月，通讯地址：南江县委党校，邮编：636600，联系电话：18123419721

李茂琴，南江县委党校教师，生于1998年12月，通讯地址：南江县委党校，邮编：636600，联系电话：15760176015

黄浩友，南江县委党校教研室负责人，生于1993年1月，通讯地址：南江县委党校，邮编：636600，联系电话：18095014899

邓柏均，南江县委党校办公室负责人，生于1995年12月，通讯地址：南江县委党校，邮编：636600，联系电话：18116721231